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 World Reading Day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该节日自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以来，致力于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本期让我们分别从作者和资深读者的角度，品尝阅读、写作的乐趣与意义。

立志读书郎 书香伴终生

▲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 游苏宁

作为一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书人，窃以为阅读对人成长的影响巨大，人的精神发育史无疑是他本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

少时爱读书，更多的是学习知识，从书本中寻求未知世界的答案；随岁月流逝，

在书友的陪伴下，不觉已知天命。

回首往事，虽愧对5年医学院校的熏陶，未成良医；但30年编辑生涯使自己在为人作嫁的不归之途上乐此不疲。渐渐地，读书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是享受，更是一种人生习惯。

如今地球上增长最快的就是人类生产

的信息量，一个世纪以来，新的信息以每年66%的速率增长，而在信息丰富的世界里，唯一稀缺的资源就是人类的注意力。正如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上世纪初就指出的：如今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类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

窝一样。古往今来，众多志士仁人都对读书乐此不疲，究其原因，星云大师总结得非常精辟：所谓开卷有益，即只要我们善择好书，多读书必然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助益，因为书中有知识、有明镜、有前途、有世界、有方法。

当医患的世界从对垒走向融合

下面这场医患“对话”，选编自北医三院赵威在《生命的故事》一书中的叙述：

医生日记：11月9日晴

这个心衰男性患者是我今天真正的梦魇。合并肾衰的顽固心衰，真是心内科医生的死穴。无论是利尿、扩血管，还是强心、降血压，如果肾脏排水不好，一切皆枉然。真正的转机还是做上血滤之后，但为此救命操作，我居然花了两个小时来跟家属谈话签字！

无论我怎么解释，患者女儿都会绕到：“大夫，能不能等我弟弟从美国赶回来”这句话。最后也许是老爷子那会儿喘得实在太吓人，也许是我那句“再不做，可能就不用等您弟弟”起了作用，我才得到片刻喘息。

患者之子日记：11月11日多云

不管大夫怎么解释，我只相信自己看到的，父亲真的好转得很慢。我承认这些大夫很认真也很和气，但这并不能弥补治疗效果的不尽如人意。

那个温姓女医生应该是他们这里一个负责人，我跟她说多花些钱不要紧，必要的时候对医生表示一下感谢也是应该的。她回答我的却是不冷不热的两句“钱不是万能的，该做的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读后有感

任何人在患病或者至亲患病之时都是最虚弱和需要安慰的，读完这篇，仔细想想，有时候我们虽然做了很多，但是可能没有恰当地让患者和家属感受到温度，我们医护是否能再多一点耐心和理解，让他们能感受到多一点温暖！我坚信，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就多一分战胜痛苦的力量和可能！也会多一些信任和感恩。

如何让患者能感受到你所付出的，是一门医生必备的功夫，也需要修炼才能学会并进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姜玉武

医生日记：11月14日

平心而论，我们能把31床维持到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奇迹了，但很显然，他那个“美国儿子”并不这么认为。

病患之子日记：11月20日晴

那个总能做主的温医生这几天来得少了一些。也许是父亲确实比较让她“省心”了，也可能是因为她实在太忙。病房里似乎所有重要事务都要她来决定；午休时她要给别的医生讲课，值夜班之后也从没见她休息；更夸张的是她有如黑白双煞的两个手机，只要她穿着白大衣，铺天盖地的新任务似乎随时都会从那二者之一或者同时喷薄而出。这几天，似乎体会了“忙碌中的女人最美”的含义。

医生日记：12月11日阴

今天，真的被触动了。正在讨论一个患者的医嘱，突然发现海归男就站在3米外，表情严峻。

“呃，我家里出事了。是我妈！脑出血，两天就没了。”

我想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

“我还没去肾科见我爹，先来找你，是想问你……能不能告诉他这事？”

“就现在说吧，趁他还在住院，万一病情加重抢救治疗都很方便。”我轻拍他臂膀，直望进他眼里，“需要的话，我陪你一起去。”

“小樵夫”在美国专栏②

中国 PCCM 专科培训生水平惊艳国际

▲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 乔人立

5月16日~17日，世界胸科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成功召开。此盛会是美国胸腔医师协会（CHEST）把自己的世界大会全班移师中国，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参与协办。

我是CHEST中国医疗事务总监，深知这一顶级学术会议在中国的举办，不仅代表着多少人几年努力的开花结果，更代表着世界对中国临床医学的日益重视。

中国呼吸危重症学水平接受“检阅”

大会的“压轴戏”是胸科知识挑战赛。17日下午，会议中心顶层的东方明珠厅里聚集了中国首批全国统一标准的呼吸与危重症专科培训项目的在培医生们。这批年轻医生首次在国际大舞台上集体亮相！

知识挑战赛是CHEST年会必备项目，每年年会上报名者争先恐后，整个美国业界都将比赛取胜视作一项很高的荣耀。

可是，作为新生事物，这项比赛在中国会有怎样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已近三年的专科培训究竟有着怎样的效果？进一步说，当一个国家的学科水平向世界做一集体展示时，我们中国水平如何？

为准备这一盛事，我从几月前就通过微信开展每周两次病例讨论。要求12家医院所有fellow一律参加。和国内同事一样，我将这首批学员视作子弟兵，唯恐准备不周。何况除了知识本身，出题的方式与应试的技巧可能存在文化差别，影响水平发挥。

东方明珠厅的球形大厅宽敞豁亮，四面望出去都是黄浦江外滩壮观的景色，却没有人顾得上欣赏。除了国内各家医院的老师，CHEST业务层甚至管理层的大人物们全班到场，还有世界各地的资深医生们，西装革履早早会在会场后排站了几层！

没来的反而是美国的培训医生。尽管仅我工作的南加州大学一处就来了7名，可禁不住听说我已经给我的中国学生们“补课”了几个月，我的美国学生们大叫偏心，一起抵制，



临阵脱逃一个也没敢来。什么叫不战屈人之兵？其实，我根本没见过比赛现场，并不知道比赛是怎么回事，只是估摸着选择病例按美国风格一直坚持英文讨论。

远超预期 中国专培生比肩国际

比赛开始，就像美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比赛一样，刺激性的音乐把题目以刺激的立体方式在大屏幕上由远而近推出。

参赛者分作红蓝两队轮流出场，一题接一题，飞速推进，毫无间歇，让人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有好几道题竟然两队都不知道答案！其中有1~2个我们还曾在微信上论过。这帮孩子们！！

很快，几百道题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

出于对“总教练”的尊重，主持者递给我一个信封，现场宣读结果。

“根据历年比赛结果与这次题目难度，预期分数是：4200！”

“请宣布两队分数。”
“蓝队，7600！”
“红队：9100！”

全场人，学员们、老师们、中国人、美国人，一起发出一声惊叹。

尽管分数可能并不见得怎么严格，但是，这样的分数一旦亮出，再没有人会质疑，我们这批年轻的中国医生，比起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辈，丝毫不逊色。

我悬着的心也骤然放下。

背景链接：在CHEST协助下，中国12家在呼吸危重症医学方面领先的医院从2013年开始参照美国PCCM模式启动专科培训项目，2014年正式招生。这一创新事业在中国由王辰院士领军，得到老一辈钟南山院士等人自始而终的密切支持与参与，更有呼吸危重症学界几乎所有主要带头人的倾力支持与参与。